主題 4「孤注一擲」的反思報告 -R14_pdf. Anthony Wai (17 Nov. 2026)

前言：

這是《了解神聖》網上課程 (第三部分) - 從人生觀(由世俗走向神聖)的第四個主題「孤注一擲」(理論) 。今次網上課程第四部分除了上那三次「種瓜得瓜、先到先得、以眼還眼」主題外，最後的主題便是「孤注一擲」，其有關內容及反思報告如下。

「孤注一擲，盡地一煲」這句廣東俗語 (結合了成語「孤注一擲」與粵語俚語「盡地一煲」) ，形容人在面對極端困境或關鍵時刻時，押上自己手頭上所有的資源、籌碼或希望，進行最後一次不留後路的總決戰或豪賭, 以求最後的勝負。其核心特點元素是: 高風險、全投入和決絕性。

首先, 從夏神父從人們「患在有身」後,引致個人得與失, 產生的愛與恨，是否報復或報恩, 最終或在深思熟慮下或在強烈情緒驅動下以「孤注一擲」的決定形式去履行你個人的極端的決定選擇上, 其結果是往往要自己承担風險的後果。

「孤注一擲」是戰略上的特種武器，適用於「不進則死」的絕境；若將其作為日常決策的常態，則是缺乏理性規劃的表現。明智的做法是：平時廣積糧、築高牆、分散風險，力求穩健；唯在兵臨城下、別無生路之際，方才展現魄力，置之死地而後生。

【反思 1】我們如何從這凡俗生活中去理解這「孤注一擲」而走向神聖之道？

在日復一日的凡俗生活中，「孤注一擲」往往帶有某種極端、冒險乃至賭博的色彩；然而，若從精神或哲學的層面來看，它卻常常是打破現實藩籬、走向「神聖之道」的關鍵轉折點。

要從凡俗的平庸中理解這種「孤注一擲」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來體悟：

1. 破除「假性安全感」：承認凡俗的局限

凡俗生活的本質是秩序、重複與預期。我們習慣用常規、計劃與物質保障來建立安全感。然而，這種安全感有時也是一種「溫水煮青蛙」的局限，讓我們逐漸喪失對生命本源與神聖經驗的感知能力。

凡俗的孤注一擲：
是為了追求世俗的利益（如財富、勝負）而賭上籌碼。

神聖的孤注一擲：
是當一個人意識到世俗的秩序無法給予靈魂終極的意義時，選擇不再將生命的重心寄託於暫時的安定，而是將整個人生作為籌碼，投注於對真理、愛或超越性的追求。

2. 齊克果的「信仰躍升」：越過理性的懸崖

丹麥哲學家齊克果（Søren Kierkegaard）提出過著名的「信仰躍升」（Leap of Faith）。他認為，神聖並不能完全透過凡俗的理性邏輯來推導或證實。

在凡俗邏輯中，我們要求「先看見代價與回報，再做決定」。但走向神聖，往往要求我們在尚未看見明確保證時，就縱身一躍。

這種「躍升」就是一種孤注一擲——你放下了凡俗理性給予的扶手，甘願承擔被世俗視為「愚蠢」或「狂熱」的風險，只為了回應內心深處對神聖召喚的強烈渴望。

3. 捨棄與獻祭：非此即彼的抉擇

「孤注一擲」意味著籌碼的單一性與不可逆性。你不能同時把賭注留在桌上，又想拿回口袋裡。

走向神聖之道不是一種「生活中的小修小補」或「閒暇時的興趣」，而是一種全面的重塑。

執著於凡俗：
我們總想「兼得」——既要世俗的全盤掌控，又要神聖的靈性解脫。

走向神聖：
必須歷經某種形式的「自我獻祭」（Sacrifice）。這並非指肉體上的毀滅，而是自我中心（Ego）的瓦解。當你願意放下對控制權的執念，把自己的執著、傲慢甚至安穩一併賭上去時，神聖的恩典或體驗才有空間進入你的生命。

4. 在日常生活中的「微型孤注一擲」

走向神聖並不一定意味著要拋妻棄子、隱居深山。在日常的凡俗生活中，我們每天都有機會進行「孤注一擲」的實踐：

全然的臨在（Presence）：
在功利導向的世界裡，把無條件的時間與注意力「浪費」在當下的一花一草、一次真誠的傾聽或一場無私的付出上，就是對凡俗功利主義的一種孤注一擲。

勇敢地無條件去愛：
凡俗的愛往往帶有交換條件（怕受傷、算計回報）；而神聖的愛要求我們即使冒著被傷害、被背叛的風險，依然選擇敞開心扉、全然投入。

堅持內心的召喚：
當世俗的價值觀（名利、地位）與你內心的良知或靈性追求衝突時，你是否敢於賭上世俗的認同，選擇守護內心的純淨？

總結:

神聖的「孤注一擲」，本質上是一場「以有限換取無限」的勇氣之旅。

它不是盲目的衝動，而是在深刻看透了凡俗無常與虛幻之後，心甘情願地將自己有限的生命，完全交託給某種比自我更偉大的存在（真理、宇宙、創造者、慈悲或生命本身）。就如我前篇介紹過聖人 St. Bakhita 由奴隸轉化成聖人之旅的歷程一樣, 全心全意(孤注一擲)投入修會服務他人,奉獻一生給天主。

也如夏神父在課堂內說及耶穌基督「甘心」地犧牲自己, 為救贖人類, 死於十字架上, 從苦難中看見天主的慈愛, 祂(一擲創造我們）也願意及希望我們虛空自我, 拋卻且全捨棄凡俗所有的枷鎖（孤注）, 就如「天主經」全文內容一樣, 完成祂的旨意, 好讓我們每一個人在

天國裡最終也能成為神的一份子。

當你不再給自己留退路，不再用世俗的算計來衡量生命的價值時，那份凡俗的枷鎖便告破裂，神聖之道也就隨之在腳下展開。

正因為你超越自我，並非要消滅個體的存在，而是讓個體成為一個透光的容器——不再被「小我」的執著與焦慮所遮蔽，也不被世俗的冷漠所侵蝕，從而讓生命的良知、智慧與熱情能夠自由流淌。

【反思 2】白居易的《中隱》

在白居易的《中隱》詩中，其實並沒有出現直接押上全部賭注、孤注一擲的極端思想；恰恰相反，《中隱》整首詩的核心觀念是對「孤注一擲」這類極端選擇的徹底否定與摒棄。

如果從反面對比與否定的角度來看，我們可以從詩中的以下幾個關鍵層面上，看出作者如何通過避開「孤注一擲」的風險，來提倡他的「中隱」哲學。

如果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深山老林，結果是生活「太冷落」，極易落入飢寒交迫的困境。如果把一生押在繁華的官場朝堂，結果是「太囂喧」，充滿政治風波與權謀憂患。

白居易認為，無論全盤押注於「朝市」還是「丘樊」，都是一種風險極高的極端（孤注一擲），往往「難兩全」。

詩句中把人生賭在任何一個單一方面，都必須承受極其沈重的代價與風險。

作者為了不孤注一擲，白居易提出了他的「折中取巧」之道。他通過擔任洛陽「留司官」這種閒職, 保留官身份，按月領俸錢，避免了貧困。他不孤注一擲於爭權, 遠離朝廷權力核心（無公事、不勞心力），避開了政治風險。

白居易在《中隱》中展現的，是一種典型的中庸與自我保護智慧。他正是看到了「孤注一擲」（無論是極端的富貴還是極端的清貧）所帶來的巨大代價，才選擇在「窮通與豐約」之間找到平衡點，通過「中隱」實現人生收益與風險的最優解。

【反思 3】泰戈爾的「點金石」小說一文與「孤注一擲」理論有何相關異同的要點？

泰戈爾的散文詩 / 寓言故事《點金石》（The Touchstone，收錄於《園丁集》）與經濟學 / 決策理論中的「孤注一擲」（All-in / All or Nothing）或概率選擇思維，在探討「追求價值」、「風險決策」以及「執念與代價」上呈現出極具啟發力的對比與呼應。

點金石內的主角（瘋狂的尋寶者）放棄了生活的其他可能，傾盡畢生精力在海邊尋找能將鐵變成金子的點金石。而「孤注一擲」的決策者將自身所有資源（時間、資金、精力）完全投入單一目標，企圖通過一次決定性的成功獲取巨大回報。

但兩者皆展現了人性在面對極大誘惑時的偏執。尋寶人在漫長歲月中消耗了青春與歲月；而孤注一擲者則往往無視已經投入的代價，甚至在劣勢下繼續追加籌碼。

《點金石》的悲劇是錯失在「獲得」的瞬間 。尋寶者實際上已經找到了點金石，並成功將腰間的鐵鏈變成了金鏈。但因為他動作太過慣性，在意識到之前，就已經手滑把點金石扔進了大海，再也找不回來。這是典型的「身在福中不知福」或「習慣性忽略眼前價值」。而孤注一擲者往往清楚知道自己正在下注，其失敗源於客觀概率的落空或不確定性（如博弈失敗），而非「拿到成果卻順手丟掉」。

將這兩者放在一起對照，能給予我們關於「人生決策」的深刻省思：

孤注一擲提醒我們, 不要輕易將命運押在單一賭注上，需要留有餘地，懂得風險管理。不着急、停一停、想一想、稳一稳、不孤注一擲、凡事不急、萬事皆順、隐中求勝。

點金石則提醒我們, 比「找不到目標」更可怕的，是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失去了敏銳度, 要靜水留深。若陷入機械化的盲目忙碌，即使夢寐以求的機會或價值來到面前，我們也可能習慣性地將其拋棄。

【 反思 3 】西蒙·韋伊 (Simone Weil,1909–1943): 重力與恩典(摘錄)

西蒙·韋伊(Simone Weil 1903-1943)的「愛的對象不在」與「重力與恩典」確實與天主教「白白受恩、白白受苦」的核心概念深層相通。她用極其尖銳且純粹的語言，將天主教中「不求回報的愛」與「無功德的恩典」推向了極致：真正的愛，是在愛的對象似乎完全不在、神保持徹底沉默時(神的缺席)，依然選擇去愛；而真正的恩典，就是在这完全的虛構與重力落空處，白白給予的超自然救贖。

西蒙·韋伊（Simone Weil）在《重力與恩典》（Gravity and Grace）中提出的「愛（慾望）的對象不在」（The absent object of love）與「重力與恩典」（Gravity and Grace）機制，與天主教傳統中關於「白白得來的恩典」（Unmerited Grace / Gratuitous Grace）與「白白受苦」（Unmerited Suffering / Innocent Suffering）的思想，存在著非常深刻的內在關聯與對話關係，但同時也展現了韋伊極具個人色彩與神秘主義視角。

一、「愛的對象不在」與「白白受苦」的深層連結

在天主教神學中，「白白受苦」最典型的代表是約伯以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難：無罪者承受了極致的不幸與痛苦。天主教傳統主張，這種苦難並非神的懲罰或交易，而是「奧秘」的一部分。

韋伊將這種思想推到了哲學與神秘主義的極致：

去中心化與「非存在」的愛（Love of the Absent）：

韋伊認為，自然界遵循「重力」（Gravity）律則——人們總習慣在苦難中尋求安慰、代償或理由，這是一種出於自我的「重力牽引」。然而，真正的神聖之愛要求我們「去愛那個不在的對象」（God as absent 天主的缺席）。當一個人陷入徹底的苦難（Affliction），且這份苦難完全沒有理由、沒有回報、甚至感受不到神的臨在時，才真正被迫「放棄自我」,在受苦中更接近天主默默的陪伴。

與基督十字架呼應的「白白受苦」：

天主教講求「白白受苦」，意指苦難不帶功利目的或道德交易（並非「我做錯事所以受

苦」，也不是「我受苦是為了換取未來的賞賜」）。韋伊完全認同這一點，她指出，若把苦難解釋為某種神聖補償或鍛鍊，就是用想像力把「恩典」的路塞滿了。唯有當苦難是「白白承受、毫無代償」時，人才能接觸到神的「沉默與缺席」。

二、「重力與恩典」對應天主教的「白白恩典」

天主教神學（特別是恩典論，如奧古斯丁與阿奎那傳統）強調恩典是「白白給予的」（Gratia gratis data），人無法憑藉自身的功德（Merit）去強求或購買神的恩典。
韋伊的「重力與恩典」架構完全呼應了這一點，並給出了物理學式的神秘主義比喻：

重力（Gravity）：代表物質世界與人的自我本能（欲望、求生、填補空虛、追求報償）。自然力量只會向下下墜。

恩典（Grace）：是唯一能抵抗重力的超自然力量。恩典無法透過意志（Will）或功力強行獲取，它只能「填充真空」（Grace fills empty spaces）。

「白白受恩」的體現：當一個人自願（或在苦難中被迫）「虛空自己 」, 接受「愛的對象不在」的虛空時，恩典便會「白白地」降臨。恩典是完全無條件的超自然賞賜。

總結反思:

我們從領洗後作為基督徒看人生,不祇是追求凡俗中的衣食住行的事, 還要在人生中去接觸及追求一些「奧秘及神秘的事」, 就是仍然嘗試去「知、看、叫」我們認為不知的事、不能看到的事及叫不出的名的事。

正因為我們能藉着耶穌的降生成人, 從耶穌認識天父, 以爱天主及愛人如己, 實踐愛德的行為、遠離罪惡為己任, 孤注一擲地看着目標走進天國永生的路。

【反思 4 】在聖經中有那些正負實例的人物故事與「孤注一擲」慨念有關呢？

在天主教聖經中，除了「富貴少年」這個拒絕押上籌碼的警世範例之外，更有許多震撼人

心、敢於在神聖召叫前「孤注一擲」（All-in）的經典人物。

相較於富貴少年的退縮，這些人物在世俗眼中或許顯得「不合算計」甚至「冒險極端」，但他們的抉擇卻展現了生命在面對天主時，最純粹的信靠與精神昇華。

例(正 1）窮寡婦的兩文錢, 她將「全部生活費」押在天主身上。（路 21:1-4 / 谷 12:41-44）

聖經記載，耶穌在聖殿獻儀箱旁觀察眾人奉獻。富人投進了許多餘錢，而一位貧窮的寡婦卻投進了兩個小錢。富人奉獻的是「多餘的籌碼」（不影響生活底牌）；寡婦奉獻的是「全部的籌碼」（她的整個生存依託）。

世俗的博弈看重籌碼的絕對數額，但天主的眼光看重背後的交出程度。寡婦奉獻的不是錢，而是「明天的安全感」。她敢於將最後的保障孤注一擲地交給天主，代表她相信天主才是她生命的最終供應者，而非那一兩文錢。

例 （負 2）1. 茹達斯（Judas Iscariot）——押上靈魂的政治豪賭

茹達斯跟隨耶穌三年多，但出於對金錢的貪婪，或是對耶穌未如預期建立地上政治帝國的失望，決定向祭司長出賣耶穌。
他以三十塊錢（相當於一個奴隸的身價）作為籌碼，將導師賣掉，押注在宗教領袖的勢力上，以為自己能在政治局勢中撈取好處或掌控局勢。

耶穌被定罪後，茹達斯陷入極度的崩潰與悔恨中。他發現這場「豪賭」讓他失去了所有，最終將錢丟在殿裡，懸樑自盡，落得萬劫不備的下場（瑪 27:3-5）。

例 （正 3） 亞巴郎獻依撒格——壓上唯一的應許與未來

天主應許亞巴郎將成為大國的父，並在他百歲時賜給他獨生子依撒格。然而，天主後來考驗他，要他把依撒格獻為燔祭。
他獻出依撒格意味著押上了自己所有的盼望、後代以及天主過往給予的所有應許。亞巴郎沒有保留，帶著孩子上了山。
結果在刀落下的前一刻，天主阻止了他，並預備了公羊作替身。亞巴郎的信靠被稱為「信

德之父」，證明了他的心沒有將任何世俗之物置於天主之上。

例（負 4) 埃及法郎（Pharaoh）——與神對抗的狂傲血本無歸

經歷了埃及的十災之後，法老終於被迫同意讓以色列人離開。然而，以色列人走後，法老的心再次剛硬，悔恨放走了這批免費勞動力。

法郎孤注一擲地動用了埃及全國最精銳的兵力（六百輛特選的車輛和所有的馬車），親自率軍窮追不捨，將以色列人逼到紅海邊。在紅海分開後，他竟帶著全軍冒險衝入海床。

結果是海水復原，埃及全軍覆沒，無一倖免（出：14）。法老將國家最後的軍事實力「孤注一擲」押在對抗上帝上，導致了埃及帝國的毀滅。

總結來說：
聖經中的「孤注一擲」，分野不在於「風險有多大」，而是在於「將賭注交給誰」。上述的例子還有很多,不在此累述。

凡是出於愛、公義與對天主的信靠而豁出去的，看似失去了退路，最終卻在天主的救贖中獲得了新生與榮耀；凡是出於驕傲、貪婪與個人私欲而押上一切的，即便算計再精密，最終也只會落得一無所有的下場。

---------- 完----------